

冰化雪消

李 准 著



冰 化 雪 消

李 準 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容說明

這是一個中篇小說。

小說描寫紅旗與紅光兩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之間發生的一些糾紛。這些糾紛和衝突，都是當前農村生活中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紅旗社的社員們在思想上反映出一种以老社自居、瞧不起社外羣眾的情緒。紅光社的社長魏虎頭是一個有着嚴重的個人主義思想傾向的人，他這種思想被鑽進社內的富農分子利用來挑撥兩社之間的關係，使魏虎頭對紅旗社更加嫉妬和不滿。鄉支部書記、紅旗社社長鄭德明是一個政治上有遠見、工作上有魄力的農村老共產黨員。在他的領導下，農村黨支部起到了堡壘作用，堅決與富農的破壞活動展開鬥爭，並對黨內社內某些人的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思想進行了嚴格的批判和熱情的幫助。這樣，黨員、社員中間存在的錯誤思想，才逐漸克服；魏虎頭也慢慢地轉變過來；紅旗社與紅光社之間的隔閡以及社內社外的關係，都像春到人間一樣，冰化雪消了。由於矛盾得到正確的解決，這個村的羣眾，就携起手來勇猛地、健康地向社會主義邁進！

書號：0734

冰化雪消

著者：李準

插圖者：郭振

出版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河胡同73號）

印刷者：天津市第一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

開本：767×1092 1/32

字數：46千字

印張：2 1/2 插頁：4

定價：（5）三角二分

印數：1-170,000

1956年4月第一版

1953年4月第一次印刷

鄭家灣，
米糧川。
脚踩青龍河，
頭頂伏牛山。
地有上萬畝，
人有好幾千，
村東公鷄叫，
村西听不見。
生產社村裏一大片，
領頭的還是鄭老漢。

这首民歌，本來是鄭家灣人編的。意思是說这个村子大，土地肥，有嶺地還有灘地。每年不管麥、秋，只要收上一季，也就不愁吃穿。全村住着八百多戶人家，種着一万多

畝一馬平川地。車拉出來成行、牛趕出來成羣。單就農業生產社來說，就有五個。互助組常年的、臨時的、大大小小也不下數十個。

村子大，人勢眾。再加上鄭家灣這幾年互助合作運動搞的好，因此村裏人平常出門在外，別人只要一問：“哪莊的？”他們總要把嗓子提得高高地回答：“鄭家灣的！”只這麼一說，對方就會羨慕地看着他們，或者伸出來個大拇指頭向他們說着：“啊！你們是鄭老漢村子的！”“先進村啊！”這是緊跟着的嘴邊話。

鄭家灣成了先進村子，是由土地改革後就走在前邊了。這個村子在土地改革後就沒歇氣，緊接着在大生產中就搞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就成立了紅旗農業生產社。

紅旗農業生產社是縣裏最老的社。社長叫鄭德明，村裏人都叫他“鄭老漢”。這人有五十多歲年紀，背有點駝，長着一副赤紅臉膛，和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只是頭髮有些斑白，看去顯得蒼老。

提起來鄭德明領着辦紅旗社，真是像進到醬菜園一樣，有甜有酸，有苦有辣。解放前鄭德明和刘麥鬧幾個人都是給地主扛長工。土地改革後，一個人分了十幾畝地，分了一個牲口。他們做了半輩子大莊稼活，現在用一個牛犁地、拉車，大家覺得老不是味。因此十幾家貧農一商量，就乾脆把地放在一塊種，牲口放在一塊餵。打下糧食大家分，也沒有什麼“評工記分”，反正過去在一塊幹慣了，各憑良心。

幹了半年，有兩戶嫌吃虧不幹了。村裏其他一些看熱鬧的，還說着什麼：鄭德明是“頭上戴襪子——能出腳來了”，等一類風涼話。

大家看看要散夥，鄭德明也沒辦法。恰巧這時候省政府的主席來到這個縣裏，和縣委書記陸廉來到鄭家灣重點上看一下生產情況。他一看到鄭德明幾個人在一塊合夥種的莊稼，就感到很大興趣。在詳細參觀了他們的牲口合槽和組織出工後，和鄭德明扯起來。

“你今年多大了？”省主席問。

“五十四啦。”鄭德明回答着悄悄看了看省主席。

“啊！比我還大兩歲。”省主席說着又看，看了看他笑着說：“你牙齒還好，啊！”鄭德明對他的親切地問話感到吃驚，可是他還從容地說：“早掉了，解放後才鑲的。”

談了一陣之後，鄭德明把困難情況說了說，最後他才趁趁摸摸地問：“聽說有農業生產社，究竟啥樣是生產社？”省主席笑起來，他拍着鄭德明的肩頭說：“老鄭！你這就是生產社！幹吧！有問題找縣委同志們，或者直接寫信給我。”

當鄭德明聽了省主席對他鼓勵的一番話以後，他一晚上沒有睡着覺。他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好久沒有想過的事情在他心頭裏湧現出來，他像忽然年輕了二十歲，他又像在小時候有一天去放羊，因為好奇翻過了一座山，突然在山那邊展開了一片丰美的平原，他又驚奇又高興，今天他又想起來了

这情景。在鷄子叫罢三遍的黎明時，他兴奋地用拳头把桌子使劲的槌了兩下，衝到門外去。从那天起，四五年來，他沒有一天不是披着星星走出了自己的大門的。

人在被艰苦的工作考驗着，生產社也在被考驗着。紅旗社自从一九五一年的春季成立後，就碰到不少困难。社外的單幹戶，諷刺他們，嘲笑他們。社裏边又混乱，特別是沒有會計。鄭德明自己那時也不認得幾个字，每天社裏的開支和收入只有憑心記，有時在牆上劃道道。可是社裏的賬目漸漸多了，弄的鄭德明头昏腦脹，臉也漸漸的瘦了，飯也吃不下去。

這時有好人都劝他算了吧，可是他听說這句話，心裏總是想着：“不能就这样算了。”有一天，鄉支部書記魏虎头來劝他。魏虎头和他是老朋友，有四十多歲年紀，这人平常不大爱說話，性情極為剛強。在土地改革期間是全區有名的農会主席。鬥地主，捉惡霸，發動羣众，沒有不是好样的。他和鄭德明是鄉裏最早發展的兩個黨員。兩個人也都互相摸着脾气，特别是从“反霸”起，搞“減租減息”、搞“土地改革”，兩個人在風裏雨裏滾了这幾年，更是像親兄弟一样。因此，魏虎头看着鄭德明实在担不了这担子，並且又有幾戶要鬧着出社，就抱着孩子到他家裏找着他說：“德明哥，看你眼窩都塌下去了，受不了吧！”鄭德明苦笑着說：“再这样搞下去，可真要命啦！”虎头說：“依我看和縣裏說一說算了吧！其他縣也都沒听說搞什麼生產社！还不如叫

大家把个人的地好好种住，省得你也操心，大家也少埋怨。”鄭德明想了一会，搖了搖頭說：“這生產社好处还是大，你是不摸底。我就算糊里糊塗弄这半年，可是已經看到好处了。可惜就是現在太沒經驗。”接着他又高兴地說：“以後就好了，縣委昨天答应給我派个人先把賬建立起來，你知道，只要不叫我操这一条心，我騰出手來領莊稼，今年秋天你試試看。”

“試試？……”魏虎头帶着關心而又無可奈何的神情走了。

紅旗社战勝了一九五一年秋季的旱災。在第二年接連兩季丰收，分了兩次紅，把底子鋪住了。社員的情緒也提高了。

“生產社”这三个字開始在鄭家灣人們的眼中閃耀起來。這時縣裏也開始抓互助合作工作，鄭德明在年底又被改选为鄉支部書記。

這時候村裏有些人不服气。他們这样說：“鄭德明的紅旗社成了縣委的嬌孩子啦，貸款、貸肥料，又有幹部帮助，当然能多打粮食！”这話傳到鄭德明的耳朵裏，他笑着說：“說叫他們說吧！就是嬌孩子麼！縣委会要不嬌咱，生產社当然办不起來！”

可是漸漸地他們服气了。俗語說：“眼見是实，耳听是虛”。鄭家灣人親眼看到紅旗社是怎样搞起來的，又親眼看到生產社种的莊稼和分的粮食，因此在支部領導下首先成立

了十二个大互助組。

經過總路綫宣傳，鄭家灣的人像翻江倒海一樣動起來了。本來這村的人，在紅旗社的影響下，有些組早就扎勢想轉社。這一次又經過批判資本主義思想，大家眼睛更加明亮，因此都紛紛要求建社。到收麥後全村搭起了四個“社架子”準備轉成新社。五個生產社在村子裏轟動着擴社建社，村子裏大變樣了。餵牲口的大草房，一排排的建立起來。大騾子大馬每天像流水一樣往村裏湧着。這個社裏買膠輪大車，那個社買新式步犁，村子裏社長、社委名目也多起來，開會的人亂碰頭；每天往地裏幹活，只要鐘聲一响，黑壓壓的人羣、牲口、馬車、拖車在路上攢成了一條繩。

鄭家灣成立了五個生產社，在縣裏出了名。因此來參觀的、學習的每天來來往往不斷。不料就在參觀中發生了一件意外事。

二

這事情發生在秋莊稼快熟的時候。

這天，魏虎頭在鄉裏接到縣裏的一封信。信上大意說：有幾個區裏的劳模要到你鄉紅旗社參觀學習，鄉政府要好好組織人接待。魏虎頭看罷信，他悶着氣足有吸一袋煙工夫沒吭聲，最後把信往桌子上一撂，對鄉財糧說：“叫各社燒點開水吧！”說着就扭頭回家了。

原來魏虎頭對紅旗社窩的意見已經不是一天了。前幾年

他對生產社還不大相信，因此他曾勸過鄭德明不要強辦生產社。從今年起，全村都轟着辦生產社，他又親眼看見紅旗社的社員都是一家子在社裏存幾百萬[●]，社裏又買大騾子大馬，十分興騰，因此自己也開始眼熱起來。

魏虎頭是個鄉幹部，他一說辦社，村西頭原有一個中農組織起來的互助組就湊過來要和他合在一起。這個互助組長是劉二興和焦魁。他們原來是拉大車的，有五六匹好騾子和兩輛膠輪大車。魏虎頭當然滿心喜歡，就和劉二興咕叨着組織了個紅光社。

就在這個時候，焦魁因為在賣餘糧中表現得非常不好，鄭德明在鄉裏提出了意見，說不能讓焦魁參加生產社。後來焦魁勉強退出了紅光社，把自己兩個騾子和一輛膠輪大車帶了出去，魏虎頭就因為這件事對鄭德明極為不滿。他心裏說：“要是焦魁把騾子拉到你紅旗社裏，保管你不會提意見了！”另外使他生氣的是紅旗社那些社幹和那一羣青年們，張嘴合嘴：我們老社怎麼怎麼樣，你們新社怎麼怎麼樣，他聽着腦子眼都是疼的。再加上平常他看到鄭德明不是到縣裏開會，就是到省裏開會，獎章弄了一大串。而自己和他一齊出來幹，卻沒有這些。因此今天見縣裏來信說要他招待參觀紅旗社的劳模們，他把信一丟就回家了。他不願意接待這些來參觀紅旗社的人。他悶悶地向家裏走着，一路上他想着紅

● 在這本書裏提到的人民幣，都是指的舊幣。

旗社这一次可該出出風頭了！可該高兴了。

紅旗社裏的人確实在高兴着。

自从早上副社長刘麥鬧接到劳模們來參觀的信後，全社裏的人忙得像翻滾了鍋。

信是鄭德明由縣裏寫來的。鄭德明在縣委會裏正開會。他在信裏告訴刘麥鬧說：“各區劳模要到咱社參觀，你們準備一下，把有些事情向人家介紹清楚；我不回去了，你要和虎頭商量着办。”可是刘麥鬧是个麥秸火脾气，一听说幾個區劳模來參觀，就高兴得跳起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信一放，就跑到社裏喊着張羅起來，鄭德明信上後兩句話，他压根就沒看見。

刘麥鬧指揮着大家先把社裏的三十多匹大騾子牽了出來，一个个都刷得油光發亮，拴在社办公室外的麥場上。另外把各学校、縣裏、區裏送的幾十面大紅緞子錦旗，排成行掛在迎面的高牆上。廣場上放了桌子，和一行一行準備客人來坐的板凳。办公室裏把社裏的幻灯机，兩盞汽灯，四个噴霧器都放在迎面地方。

刘麥鬧看了一圈，覺得还不滿足。就叫餵牲口的老田說：“把咱們那十五張新式步犁也搬出來，並排放到場一邊。”又对小森一伙年輕人說：“把咱們穀子地，紅薯地，玉米地都插上牌子！”接着他又安排着叫妇女們燒開水。

鄭德明的閨女秀芝，听说叫燒開水，就跑到場裏來看。她一看社裏打扮得花花綠綠，像过喜事一样，就悄悄問餵牲

日的老田：“老田伯，這是幹啥的？”老田故意把眼睛瞪得大大地說：“七個區，七個區的幾百個劳模要來參觀，趕快去換上新衣裳吧！”秀芝問：“換新衣裳幹啥？”老田笑着說：“劳模們來了，你必定還得介紹婦女們怎樣管理棉田經驗。人家要是一問，知道你是鄭德明的閨女，並且就這一個閨女，穿戴這麼舊，人家就會笑話咱這社窮。”

“我不換！你是胡說的，人家不會笑話。”秀芝說着也和老田們抬起步犁來。

劳模們是半晌午來的，由縣裏兩個幹部領着。這時虽然是中秋天气，在中午这一会，太陽的強烈光綫仍然熱得煩人。劉麥鬧和社裏幾個隊長一直接到南嶺上。劳模們在紅旗社的麥場上停下來。一個幹部說：“叫一下你們鄉幹部吧！”

劉麥鬧最近感到魏虎頭冷冷的，就說：“參觀的莊稼和介紹都準備好了，我是鄉委員是不是還叫人！”

“叫叫他吧！”那個幹部說。

劉麥鬧想了想說：“好吧！”就回過頭來對社裏人說：“你們誰去叫虎頭一下！”

“我去！”秀芝搶着說了一句。

“對，秀芝面子大！”大家說着笑起來。

小森却煞有介事地對秀芝說：

“你小心點！魏虎頭可好拉團員，他們社裏正少團員，你可別被他拉走了！”

“反正早晚得叫人家拉走！”不知道誰又接了一句。

“你們吃飽了，你們說吧！你們說我還要去的！我才不怕說！”秀芝說着，故意噘着嘴，她一扭身子，閃過大家眼睛後，却像飛一樣笑着跑着去了。

原來鄭德明老夫妻倆，就這麼一個閨女。秀芝自小在家學做活，家裏地裏都能幹。前年在村子裏小學畢業後，就在社裏當記工員。在去年鄭大娘見秀芝平常總是幫着虎頭媳婦做些小孩鞋子、衣服一類的活計，她只想着閨女是個勤快人，看見人家虎頭媳婦孩子多，就幫個忙。可是後來見她自己買了塊淡青布做了件汗衫。又過了幾天，鄭大娘忽然發現這件淡青色汗衫穿在魏虎頭家大孩子小松身上，她才開始意識到秀芝已經不是小孩子，而是個十八九歲的姑娘了。

魏虎頭媳婦是早就看出來的。平常她見秀芝總是要找個事往她家裏來，並且一見她就說：“嬌子！弟弟們多，你有什麼活做不出來，儘管給我，我幫你做。”虎頭媳婦有意要試一下秀芝，就說：“行啊！嬌子忙你幫嬌子也是正理。我就喜歡你做的活。”接着她偷偷的看看秀芝臉說：“你小松哥呀！就他穿鞋子費，我真做不過來！”

“我也可以學學給他做。”秀芝說着紅暈飛滿了臉，虎頭媳婦心裏就明白了幾成。可是又害怕人家鄭德明他老婆看不上小松，她就給自己孩子又做了兩件衣裳。

秀芝這次到小松家後，照例進大門就高聲喊着：“嬌子，叔叔在家不在？”她的話音還沒落地，小松就由後院子裏像

箭一樣地跑了出來，兩個人正預備說話，魏虎頭也由房子裏走出來，秀芝急忙收住了笑容。

“叔叔！劳模們來了，你去吧！”

“有麥鬧領着參觀算了！我不去吧！”虎頭沉吟了一會。

“你去吧，叔叔！鄉裏沒別的人在家，你能不去看看。我爹也不在家。”秀芝說罷，小松也接着說：“爹！你去吧！家裏水等會我挑。”虎頭想了半天，他想着，德明不在家，孩子們又來叫，還是勉強去一下好，就說：“好吧！”他說着往屋裏取草帽，秀芝急忙悄悄地問小松：“你不去？”小松說：“我還挑水。今天晚上你們還有會沒有？”秀芝正要回答，虎頭已經走了出來。秀芝跟在他後边走着。到大門口時，她悄悄地回過頭來笑着向小松擺了擺手。

他們到了場上，劳模們已經下地參觀莊稼了。魏虎頭只得又趕到地裏，有氣無力地跟在人羣後邊。

這時已經是快正午時候，太陽在當頭照着。田野裏一片片的金黃和蔥綠，從飄盪的微風裏送來了撲鼻的穀熟的香味。

人羣在一塊穀子地邊停下來了。這塊穀子的穀穗長的足有一尺多長，粗實實的又硬又磁，穀棵子被壓得搖搖曳曳抬不起頭來。

劉麥鬧才上來介紹還有些謙虛，他對劳模們說：“這就是‘華農四號’穀，我們這一塊是六十畝。春天是用雙鐮犂犁

了兩遍……”可是說着說着他就眉飛色舞地說起來。在介紹完了以後，他故意問：“反正我們也估計不出來這穀子每畝能打多少，各位劳模都是內行，大家估計一下。”

“我看，每畝有一石二收！”

“一石二！一石五斗也打不完！”

“這穀穗摸起來硯手！我看能打一石八！”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在議論着，評比着，劉麥鬧听着這些話心裏像小扇子搗一樣。他心裏想笑，臉上又不好意思笑，只得使勁的把嘴抿住。

魏虎頭在後面跟着，一句話沒有說，背朝着劉麥鬧，眼睛翻了又翻，劉麥鬧的每一句話都在他腦子裏激起了波瀾。

“這也是一塊穀子！”劉麥鬧指着另外一塊不大好的穀子說。“我們是一齊種的，土質一樣，可是……”他笑着，“你們看能打多少？”

“最多打七八斗！”

“單幹戶的吧？”大家正議論着。

秀芝急忙跑過來小聲說：“麥鬧哥，虎頭叔在後邊哩！”

可是魏虎頭一聽劉麥鬧說的正是他們社裏的穀子，刷的一下臉紅了。他只得把腳步放慢，擠在人羣中，偏巧又來了個冒失鬼小森。他比手劃腳地說：“喂！劳模們……這不是單幹戶，這是紅光合作社的。連拌毒穀都不會，還吹着和我們比賽！”他說完後又做了個鬼臉。小森滿想着大家會哄哄大

笑，可是劳模們沒有笑，在乱七八糟的談話中，突然來臨了一陣奇怪的沉寂。

魏虎頭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心裏一股怒氣像烈火一樣衝上來，他覺得腦子像發脹了一樣，就咬着牙扭轉身，順着莊稼稞，踉踉蹌蹌地奔回家去。

在田裏參觀完畢，劳模們一個個跑的口乾舌燥，可是回到村子裏，各社的開水再也送不來。只有紅旗社燒的開水送來。人多水少，有的人連一滴水也沒有沾着嘴唇。劉麥鬧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蟥一樣，到處跑着找人，找了一大圈也沒找到。

劳模們本來是打算在鄉政府的大屋子裏休息一會，下午再參觀紅旗社的俱樂部、托兒所、飼養院。可是當大家走到鄉政府門口時，鄉政府門上鎖着一把大青銅鎖。劉麥鬧到處找



魏虎头，跑遍了全村也找不到。後來大家覺得，莊稼既然參觀過了，也都急着回去，因此就都走了。

刘麥鬧張罗了一天，劳模們也沒有參觀成。他悶悶地回到麥場上，劳模們都走光了，茶碗、烟头亂擺了一地，只剩下紅旗社的大紅緞子錦旗，在風裏孤零零地飄盪着。

三

鄭德明由縣裏回來，已經是三天以後了。

這時村子裏正在忙着準備秋收。莊稼在快熟時候，是一天一个样。他因為有五六天不在家裏，就先沒有回家，沿着地邊的小路在地裏察看莊稼。

這是入秋以來少有的晴朗天氣。深藍的天空上飄飛着幾絲淡淡的白雲，野外顯得特別廣闊、靜穆。在遠遠的天邊，幾隻野鴿在天空劃着圓圓的圈子。

一羣一羣的山雀在啄食着熟透的穀粒，鄭德明走着不時拾起來石頭驅逐着牠們。山雀像和他開玩笑一樣，飛過去又落在那一塊穀田裏，有時懶懶地張起翅膀，沒有拍打幾下，又落下來吃起穀粒來。

“各社各組在穀地都紮上个草人才好！”他走着這樣想，恰巧這時前面一个互助組的組員們在翻紅薯秧子。

“木三，”德明叫着中間的一个小伙子說，“麻雀要吃穀子，你們組裏得準備个草人呀！咳！一放到地裏就嚇跑了。”